

汪业全 著

# 叶音研究

叶音是古代的一种特殊音注，它同时具有语音属性。围绕叶音古今争论不休的正是叶音的古音属性及其在古音学上的地位问题；叶音折射出语音的变化，也与韵文韵字的使用等相关。所以，叶音可以纳入语言学范畴主要是音韵学范畴加以考察。

岳麓书社

##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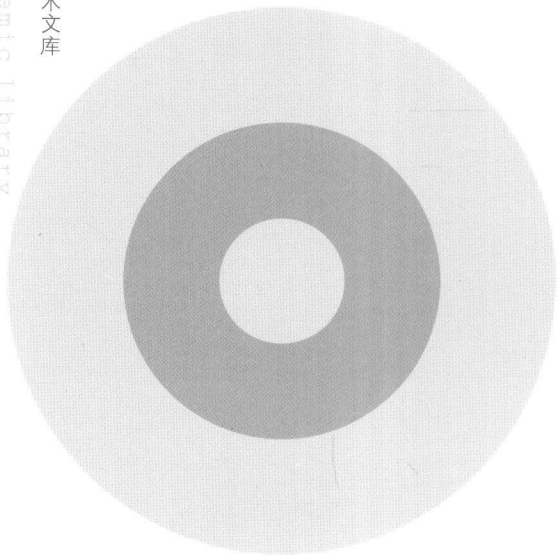
# 叶音研究

汪业全 著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音研究/汪业全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249 - 0

I. 叶... II. 汪... III. 音韵学—研究 IV. H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389 号

**叶音研究**

作 者:汪业全

责任编辑:曾 倩 徐朝红

责任校对:刘海英

封面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0.37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 - 7 - 80761 - 249 - 0/G · 743

定价:25.00 元

承印:湖南和诚彩印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序

叶音说是汉语音韵学史的复杂问题，说法多，材料多，见解不一，洪诚先生（1910—1980）截断中流，指出：“凡不合今韵的押韵处，从今韵的角度看，谓之协韵。”并针对宋代吴棫《毛诗叶韵补音》所用的“叶韵”二字指出，吴棫的“叶韵”，“正是改今音以协古韵的意思，并不是原作者临时变读以协其韵”。这句经典表述告诉我们，如吴棫辈所言，正确的叶音说当是：立足今音看，应是改上古韵字的今音，使原本相谐的韵字上古韵部相谐；并不是立足于古音的原作者临时变读以协其韵，立足注叶者的今音看，也不是离开韵字古音而临时变读以叶其韵。总之，正确的叶音说，是注叶者要以今音为立足点始终指向上古音。这里牵涉到两个时点的错杂，实际解释时使问题复杂起来。如果把后代叶音看作一种存在，“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能够以不同的现存方式显示出来”（海德格尔语），我们研究叶音说，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研究它作为一种当下存在的“在场”或“存在者”，而是要研究它的“存在自身”上古音，但对叶音的中古“在场”，或“存在者”，对其“以不同的现存方式显示出来”的丰富性自然也要着意研究之。也就是说，既要研究它的“存在自身”上古音，又要研究它的中古“在场”或“存在者”，这就使叶音研究变得既根本又表层，既丰富又复杂，规模会因此大大膨胀出来。这正是本书研究看似一个小小的叶音问题，却规模不小的原因。

对叶音说的系统研究，似著无前例，殊觉陌生。作者大别以四例叙之：一曰叶音史略（犹第一章），二曰音韵学维度下的叶音说（犹第二章），三曰语音史对叶音说的裁夺（犹第三章），四曰叶音与校勘学和文献学等（犹第四章）。此四例或可说为叶音说研究范式之一般，修补又当别论。

关于音韵学维度下的研究，书中提出“泛古音”说。作者肯定叶音说中的主流倾向是上古音成分，即前述叶音说的语义逻辑指向始终是上古音，但由于叶音说的复杂性，可离析出非古音成分，叶音是杂色物，故说叶音的构成是“泛古音”结构。“泛古音”是一种“存在者”的“在场”，书中说：“说叶音是泛古音，是就叶音古音成分总体构成而言，具体到个体叶音，或为古音，或为某种非古音成分，不一而足。”可见“泛古音”说仅仅是一种价值评判，并非求真系统。

事实上，书中对叶音的本体求真研究蔚成气候，这充分体现在语音史对叶音说的裁夺上。作者以朱熹《诗集传》（八卷本）的有效叶音1232条为基本语料，研究出《诗集传》叶音可分上古韵部22部，其中阴声韵6部，阳声韵9部，入声韵7部，似按照预设立义，制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之格局。又作《楚辞集注》叶音古韵分部考，考得舒声韵14部，入声韵8部，亦共22部。如将“集传”与“集注”叶音古韵分部作比较，可知“集注”无微、物、文部，而多出盍部、祭部、锡部，总数仍是22部，但“集传”与“集注”共同韵部“之、幽、宵、鱼、歌、职、屋、铎、质、月、缉、蒸、东、阳、耕、真、元、侵、谈”19部，各部所含的中古韵目也不尽相同。在追溯两注疏叶音古韵系统有所不同的根源时，作者认为：“之所以‘小异’，可能语音根据略有不同，如《集注》部分东韵字叶音入阳部，明显是楚方言现象。”此外作者还将朱熹的叶音古韵分部22部与江永21部作比较，分部对照，各循其本，比较出学理，竟认为“集传”和“集注”叶音古韵分部都能“为五百多年后江永的古韵奠基”。

在用叶音资料研究上古声纽系统方面，亦创获显然。例如：书中利用朱熹叶音涉及唇音的391例，轻唇自叶59例，重唇自叶247例，轻重唇互叶64例，轻唇与喉音互叶10例，明母与牙喉音互叶6例，明母与来母互叶5例，得出关及轻重唇互叶/可说明古无轻唇音、明来互叶/可说明上古有复辅音[*mr-*]、明晓互叶/可说明上古有清鼻音，并举《沪简二册·容成氏》第38简“岷”作“昏”等例。此外，还利用叶音中的舌音和半舌音，证古无舌上音、来彻互叶、见来相叶、明见（来）相叶；还利用叶音中的齿音和半齿音，证照二归精、照三归端、精组与舌头音及余母互叶；还利用叶音中的喉牙音，证浊音清化、全清次清互叶、云与晓匣互叶、见溪与晓匣互叶、影余云互叶；还利用叶音中的异母相叶，证晓匣与敷母互叶、余母与禅母互叶、明母与晓母相叶、余母与邪母互叶、余母与端组互叶，如此等等，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上古声纽的认识。

十分重要的是，如前所说，叶音这一历史上有过的“存在者”的“存在自身”是上古音，尽管书中尚有若干可商之处，但缘叶音而寻找古韵分部，寻找上古声纽系统而知其内部的互叶多多，不能不说是一新开拓，十分珍贵。此外，与研究上古音相平行，利用叶音资料，还可研究中古音和近代音。该书的研究实践表明，音韵学史上的叶音和叶音说是一富矿和涌泉，作者的采铜和掘井已卓有成效。

本书作者汪业全同志曾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孙建元教授的高足，后考来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2002—2005），沐浴导师组光照，长进日新，毕业后远赴南国，仍耕道不辍，今喜见其论著问世，简述其要在可昭示学界之方法范式，并旧材料之新开拓而成富矿为可贵。汪君有识，洵属可造，勉之矣！

是为序。

李 开

2009年5月1日于南京大学

## 目录

|     |                 |     |
|-----|-----------------|-----|
| 绪论  | 一、什么是叶音         | 001 |
|     | 二、叶音的认定         | 003 |
| 第一章 | 叶音研究史及相关问题研究    | 010 |
|     | 第一节 叶音研究史概述     | 010 |
|     | 第二节 叶音研究史相关问题研究 | 047 |
| 第二章 | 音韵学范畴的叶音研究（上）   | 079 |
|     | 第一节 叶音中的古音成分    | 079 |
|     | 第二节 叶音中的非古音成分   | 137 |
|     | 第三节 叶音是一种泛古音    | 146 |
| 第三章 | 音韵学范畴的叶音研究（下）   | 155 |
|     | 第一节 据叶音考上古音     | 155 |
|     | 第二节 据叶音考中古、近代音  | 207 |
| 第四章 | 其他学科范畴的叶音研究     | 254 |
|     | 第一节 叶音与通假、校勘    | 254 |

第二节 朱熹叶音源变与版本 274

|      |     |
|------|-----|
| 附 录  | 302 |
| 参考文献 | 310 |
| 后 记  | 322 |

## 绪 论

### 一、什么是叶音

什么是叶音？较早回答这一问题的是明人焦竑和陈第。《焦氏笔乘》卷三：“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sup>①</sup>《毛诗古音考·序》云：“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合，于是悉委之叶。”<sup>②</sup>后人的解释多循此义。王力说：“叶韵即协韵，是临时改读，以求押韵的意思。”<sup>③</sup>《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叶音”词条释为：“南北朝以后的人读周秦两汉韵文感到不押韵，就临时改变其中一个或几个押韵字的读音，使韵脚和谐。”“临时改读”、“强为之音”以求押韵被当做叶音的基本特征而加以强调。类似的说法至今还时有所见。这类解释值得商榷。稍加统计就会发现，不少相同的字叶音相同。譬如，“服”字，朱熹《诗集传》<sup>④</sup>、《楚辞集注》及《仪

① [明]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四库全书本。

② [明]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音韵学丛书本。

③ 王力《清代古音学》，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页。

④ 《诗集传》有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种版本，无特别说明，均指二十卷本。书中叶音作品的出处及版本详见书后附录。

礼经传通解》共注叶音 28 次，皆叶蒲北反；“天”字，朱熹注叶 28 次，皆叶铁因反；“西”字叶音 10 例，见于公孙罗《文选音决》、李善《文选》注、五臣《文选》注、颜师古《汉书》注和李贤《后汉书》注，皆叶音先；“马”字，朱熹注叶 17 次，皆叶满补反，《文选音决》叶亡古反，隋人道骞《楚辞音》叶音姥，三家叶音实同。“临时改读”无法解释叶音的这种一致性。朱熹《诗集传》注“叶韵未详”5 例。这是“强为之音”无法解释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合于古韵归属或有古音根据的叶音不在少数。“临时改读”、“强为之音”之说都是着眼于叶音的语音属性，即是否合乎古音<sup>①</sup>。其实，叶音的基本特征不在于其语音属性，而应该从其发生和功能两方面加以把握。我们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叶音作如下界定：叶音是以后代今音<sup>②</sup>读古韵文（或仿古韵文）出现韵读失谐时为协韵而加注的音。叶音旨在恢复或追认韵谐关系。从功能上看，叶音当属于声律美学范畴。比如，《离骚》：“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下”，骞公《楚辞音》“协韵作户音”。下，古音鱼部马韵，女，鱼部语韵。东汉鱼部麻韵字始转入歌部，骞公时“下”“女”韵读失谐，故叶音户。户，姥韵，户下韵读和谐，该韵段固有的韵谐关系在今音条件下得以恢复。

叶音是古代的一种特殊音注，它同时具有语音属性。围绕叶音古今争论不休的正是叶音的古音属性及其在古音学上的地位问题；叶音折射出语音的变化，也与韵文韵字的使用等相关。所以，叶音可以纳入语言学范畴主要是音韵学范畴加以考察。

叶音从注音方式上看有反切、直音、声调、某字韵等。注上叶音的字称被叶字，叶反切中的反切上字称叶上字，反切下字称叶下字。

① 无特别说明，古音指上古音。本书中古指魏晋至晚唐五代，近代指宋至清末。

② 今音相对于古音。为便于称引，本书今音除了指中古音，还包括近代音等。今韵与古韵与此类同。

叶音一般标上“叶”、“叶韵”之类，称为叶音标记。有两类特殊叶音，一是不使用任何标记的所谓零标记叶音；二是有标记而无音切的所谓惟标记叶音。例如，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五《唱山歌》韵“音吟林淫禁”，“禁”下注：“叶韵”。从数量上看，有单叶音和复叶音之别。复叶音是两个叶音的叠加。为何出现复叶音？复叶音往往前后成对出现，几个韵字今韵互异不谐，但注叶人也许是难以确定应该改叶谁、不改叶谁以及改叶的语音根据，只好“即韵求音”，互为改叶依据，一并改叶成单叶音。可韵段叶音输出结果依然不谐，遂将各字的今音强为之叶，于是单叶音成为复叶音，叶音韵段相应地就有了两种输出结果。比如，《诗·大雅·荡》<sup>①</sup>叶“谿终”，“谿”，市林反，或叶市隆反，“终”，叶诸深反，或如字。市林反即谿之今音，后面既然有“或叶”（市隆反），则市林反亦为叶音。“谿”叶市隆、“终”叶诸深分别据对方被叶字今韵改叶，同时又使对方被叶字今音成为叶音，与之相叶。从深层次来看，是由于注叶人对“叶音”没有做严格的界定，实际操作中讲求“好吟哦讽诵”而罔顾其他所致。

“叶音说”是对叶音现象或叶音理念的一种抽象概括。本书在和古音学相对而言时用到这一概念。

## 二、叶音的认定

叶音认定要坚持标记、音理和学术史三个原则。

### （一）标记原则

叶音作为一种特殊音注有特定的形式标记。叶音史上先后出现过“协句”、“取韵”、“依韵”、“合韵”、“协韵”、“叶韵”、“叶音”、“叶”等叶音标记，它们都是押韵、使韵读和谐的意思。“叶”和

<sup>①</sup> 篇目下角的数字为章次。下同。

“叶音”在宋代出现，使用最广，是典型的叶音标记。

叶音标记还有一些扩展形式：

1. 古音扩展：“古叶音”、“古音亦叶”、“古协某韵”、“古读某（与某为韵）”等。如：

丘，续云丘音溪，古叶音。（《战国策·齐策》姚宏续注）

2. 韵式或韵读扩展：“与某为韵”、“与某叶”等。如：

华，芳无反，与夫叶。（《小雅·皇皇者华》朱熹集传<sup>①</sup>）

3. 推断性扩展：“协韵（协句）宜某”、“协句应尔”等。如：

野，如字，协韵宜羊汝反。（《邶风·燕燕》陆德明音义）

4. 复合扩展：即两种以上单一扩展形式的综合。如：

华，或云古读华为数，与居为韵。（《召南·何彼裛矣》音义）

叶音标记跟叶音有三种组合：

1. 叶音标记 + 叶音：服，叶蒲北反。（《周南·关雎》集传）

2. 叶音 + 叶音标记：能，读若耐，叶韵。（《楚辞·离骚》洪兴祖补注）

3. 叶音标记 + 叶音 + 叶音标记：封，叶锄韵，古韵通。（《急就篇》卷三王应麟音释）

叶音与普通音注的区别首先直观地表现在形式标记上。叶音标记

① 为使行文简洁，叶音出处在作者、书名、篇章等可以简省处则简省。

是叶音认定形式上的标准。注家有时将叶音和今音同时标注，比如：

芼，莫报反，叶音邈。（《周南·关雎》集传）

有了叶音标记，叶音跟今音的区别便一目了然。

叶音跟古音功能属性不同，语音属性大体相同。彼此靠什么区别？靠形式标记。例如：

华，叶芳无反。（《楚辞·九歌·大司命》集注）

华，音敷。（《毛诗古音考》卷一）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是重要的古音学著作，陈第音只能是古音。“芳无反”跟“敷”同音，但音注性质不一样，是叶音标记将二者从形式上区别开来。

不坚持叶音标记原则，不但会混淆叶音跟非叶音的界限，还会因此而对叶音的产生时间形成错误判断。<sup>①</sup>

“标记”也有似是而非的情形，例如，王文璧的《中州音韵》合叶何、百叶摆、色叶筛上声，等等，注“叶”的都是入声字。《中州音韵》入派三声。这类“叶”字是“读作”的意思。《庆宣和》：“云影无光乍有无，老树扶苏。万柄高荷小西湖，听雨，听雨。”“无”“苏”“湖”下注“韵”，“雨”下注“叶”。题注：“单调，二十五字五句，三平韵两叶韵。”<sup>②</sup>可知，词中“叶”相当于“平仄”之“仄”。<sup>③</sup>

① 详本章第二节之“一”。

② 《御制词谱》卷一，四库全书本。

③ 顺便说一下，本书除上述叶音标记外，还有基于韵读的“叶”、“叶韵”、“协韵”、“谐韵”、“韵谐”等说法，“叶”、“协韵”侧重韵字接触和押韵行为，“韵谐”侧重重押韵效果，“谐韵”兼而有之，“叶韵”在韵读中须有叶音加入。

## (二) 音理原则

叶音音理可从多角度考察。叶音的生成是在韵段中实现的，可将叶音置于韵段中考察它跟其他韵字的声韵匹配关系；也可撇开韵段中其他韵字，单就叶音与被叶字的声韵匹配关系进行考察。当然，二者都可以从今音或古音的角度考察。从古音角度考察叶音音理，主要是为了探讨叶音古音属性，与叶音的判定无关，在此不予讨论。通常，某韵字之所以注上叶音，是因为依今音该韵字跟韵段中别的韵字韵读不谐；注叶人加注叶音以取得今音和谐，韵段固有的韵谐关系得以“恢复”。注叶行为前因后果的音韵内涵是：被叶字跟韵段中相关韵字今韵不同部，叶下字或叶直音字跟韵段中相关韵字今韵同部。从单个叶音来看，被叶字跟叶下字或叶直音字今韵不同部，否则，韵谐关系无从“恢复”，注的叶音等于白注。可见，叶音和其所所在韵段在今韵方面存在某种内在联系。下面以《诗集传》为例说明今韵从韵段到单个叶音的转换关系。

[1] 得(德) 服(屋) 叶蒲北(德) 侧(取)①(《诗·周南·关雎<sub>2</sub>》集传)

[2] 艾音义(废) 败(夬) 叶蒲寐(至)(《小雅·小旻<sub>3</sub>》集传)

例1 韵段异部不谐(“服”:东钟部入声,“得”“侧”:真青部入声)②成为叶音异部不谐(“北”:真青部入声)。例2 韵段异部不谐(“败”:皆怀部,“艾”:支齐部)成为叶音异部不谐(“寐”:支齐部)。被叶字今韵总是由韵段异部不谐向叶音作等值转换。当然,用叶音之韵跟其他韵字之韵匹配(叶韵),则无不相谐。这些都是叶音的内在要求。

① 韵字右下角为音注,括号内为韵字或音注所属《广韵》声韵。后同。

② 朱熹今音依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据此,可以对形叶而实非的音注作出判断。上述《中州音韵》合叶何、百叶摆、色叶筛上声等皆入声字“叶”读舒声韵字,看似改读。《中州音韵》是一部为适应“曲韵南化”而编纂的韵书,其韵母系统接近《中原音韵》<sup>①</sup>,入声消失,派入平上去三声。王力认为该书音切“根据近代北音所作”<sup>②</sup>,所举音例尽去“叶”字,兼或改为“音”。显然,“合叶何”之类为当时读音,非“异部不谐”,不合叶音音理。根据叶音音理,也可以对形非而实叶的情况作出判断。例如,《陈风·宛丘》集传:汤<sub>他郎他浪</sub>上<sub>辰羊辰亮</sub>望<sub>武方武放</sub>。朱子云:“汤,荡也。……国人见此入常游荡于宛丘之上……”“汤”字《广韵》唐韵吐郎切,“热水……”宕韵他浪切,“热汤也……”均与“游荡”义不合。“荡”亦吐郎切,“水名……”字讹作“蕩”<sup>③</sup>;荡韵徒郎切,“大也,又水名……”宕韵他浪切,“蕩荡,渠”。“汤”、“荡”均非本字。《集韵》宕韵他浪切有“趟”字,注“趟趟,逸游”。趟趟大概就是浪荡(“浪”“趟”皆来母宕韵字)。“趟趟”当是后起本字,原本借用“浪荡”。语义的浸染使得“荡”字具备了游荡义。据此,“汤”为“荡”的借字,他浪切即为今音,“上”字辰亮切也是今音。<sup>④</sup>“望”字《广韵》平去同义异读,但朱熹叶武方(《卫风·河广》集传)、叶音亡(《小雅·都人士》集传)、叶无方(《大雅·卷阿》集传),可见“望”字朱熹以去声为今音。宋人辅广辩“汤”字“恐当作如字,或叶他郎反”,“上”字“恐当作辰羊反,或如字”。<sup>⑤</sup>“汤”(“荡”)他郎反、“上”辰羊反及“望”武方反皆不合其今音,当是叶音。<sup>⑥</sup>

① 何九盈《〈中州音韵〉述评》,出《音韵丛稿》2002年版,第224、234页。

②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0页。

③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增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④ 表方位的“上”字本为上声(时掌切),读辰亮切是全浊上变去的结果。

⑤ [宋]辅广《诗经协韵·考异》,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此例韵段今音本谐,然朱熹仍注叶音。

叶音音理还可用来甄别复叶音。一般而言,一组复叶音中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叶音。比如,“驱”叶居惧又居录(《秦风·小戎》集传)，“驱”，《广韵》及《集韵》均无屋韵音读，“驱、录”今音不可能同部，居录反合叶音音理；居惧反在《广韵》及《集韵》均有对应音切，“驱、惧”今音必然同部，不合叶音音理。

至于“他郎、他浪反”形式，当是复叶音省略了标记。省略叶音标记是以有标记叶音为前提。下列情况下省略叶音标记才有可能：一是某个音切在同一叶音作品或同一作者的不同叶音作品中存在相应的有标记叶音，或者至少在其他入笔下存在相应的有标记叶音；二是叶音作品中个别音注找不到作为“原型”的有标记叶音，但符合叶音音理，从上下文看应该是叶音，不妨作为省略标记的叶音。这种情形很少。这些主要是由于注者前后照应不周、体例不够严谨所致。省略标记是零标记叶音的主要来源。

### (三) 学术史原则

学术史原则主要从宏观上分辨零标记叶音与今音及古音。

在叶音正式产生以前甚至叶音发展的初期，一些音注从音理上看似乎合于零标记叶音。试举一例：《鲁颂·泮水<sub>3</sub>》：“薄采其茆。”《音义》：“音卯，徐音柳，韦昭萌藻反，鳧葵也。”此章叶“茆酒老道丑”，属先秦幽部。魏晋时期原幽部豪肴宵萧四韵系字归入宵部，本部的尤幽侯韵系字与原鱼、之部析出的尤侯韵系字并为侯部。该韵段在徐邈时代（晋）韵读失谐。《周礼·天官·醢人》“茆菹”郑玄注：“茆，鳧葵也。”《音义》：“茆音卯，北人音柳。”蒋希文指出：“‘茆’既有南北方言读音不同，也有经师师承读音的差异。徐为南人，读‘茆’为‘柳’当与师承有关。”<sup>①</sup>“茆”无论是读“北音”还是“师承读音”，都是当时实际存在的读音。“茆”是个生僻字。徐邈取时音作注，并非缘于失谐而改读。

① 蒋希文《徐邈音切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汉魏晋宋处在上古音向中古音过渡的时期。语音演变必然导致某些韵读“失谐”，为解决“失谐”而改读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音注中可能夹杂个别的改读。或许注者没有意识到这类改读音跟其他普通音切区别的必要时，因而形式上未加区分。但是，南北朝以前没有韵书可以衡量是否“失谐”；现有音韵研究成果多是通语音，这一时期的方音所知甚少；一些字的古读、师传读书音在汉魏晋宋通过口耳相传很可能还存留，换句话说，一些在现在看来是“改读”的音注，很可能是当时实际读音，并未“改读”。在难以判断是否真的属于韵读“失谐”而改读的情况下，只好作为疑似叶音看待。

古音学兴起后有纯粹的古音之作和古音与叶音杂陈之作，在符合叶音音理而没有叶音标记时，应首先从古音上而不是从零标记叶音上考虑。比如，王质《诗总闻》：“闻音曰：吴氏服蒲北切，侧庄力切，采此礼切，友羽轨切，乐五教切。今服房六切，诗十有六无用此切，友云九切，诗十有一亦无用此切者，今从吴氏。”<sup>①</sup>《诗总闻》列闻音、闻训、闻章等十门，“闻音”多节引吴棫《诗补音》音释，与同本吴棫音的朱熹注“叶”之作风不同。其《原例》云：“闻音者，凡音韵是古音，无有不叶。”《诗总闻》既不言“叶”，又当古音学建立之时，再结合其来源，可以认定“闻音”为古音之注，不能看做零标记叶音。否则，就会泯灭叶音跟古音的畛域。

综上所述，叶音判定须结合标记、音理及学术史三个原则，综合权衡。

<sup>①</sup> [宋]王质《诗总闻》卷一，四库全书本。